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四

宋 李燾 撰

眞宗

咸平六年春正月甲午詔延州保安軍自今有賊界投
來人並依石隰州例給廩食補其酋長

丙申免靜戎軍漢陽等五鄉秋稅以其經戎寇侵略也
契丹奚王知客葉錦來降辛丑以錦為三班借職賜冠

帶錢綵

壬寅以度支使右諫議大夫梁鼎為陝西制置使屯田
郎中楊覃為陝西轉運使左司諫張賀副之賜覃賀金
紫又以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杜承審同制置陝西青白
鹽事先是鼎上言陝西緣邊所折中糧草率皆高擡價
例倍給公錢如鎮戎軍米一斗計虛實錢七百十四而
茶一大斤止易米一斗五升五合五勺顆鹽十八斤十
一兩止易米一升粟一斗計虛實錢四百九十七而茶

一大斤止易粟一斗五升一合七勺顆鹽十三斤二兩
止易粟一斗草一圍計虛實錢四百八十五而茶一大
斤止易草一圍又鎮戎軍在蕃界渭州在漢界渭州斗
米高於鎮戎軍二十環州在蕃界慶州在漢界而慶州
斗米高於環州六十粟亦高三十以日繁時潛耗國用
儻不釐草必恐三二年後茶鹽愈賤邊食愈虧檢會嚴
信咸陽任村定武渭橋等倉見管諸色糧斛七十九萬
餘石請以春初農隙併力輦送沿運其沿邊州軍計所

屯兵有一年以上儲備則止以將來二稅轉換支填如
不及一年處則以上件糧斛增備年備才足則住折轉
然後鹽則仍舊官賣草則止令沿邊於夏秋緣科錢內
折納取年支足用入官賣解鹽一歲必得錢三二十萬
貫充給諸軍況今來支用比舊已增一倍儻不速為此
計異日匱乏則不惟須截留西川上供物帛繡必須自
京輦運供儲矣又言中書喚臣令計度如何輦運科撥
夏秋二稅者竊以陝西沿邊除鎮戎保安軍各近蕃界

不可大段儲積所須糧草止逐時輦運常及半年已上
外其渭原涇三州即西路屯兵之處請令永興鳳翔華
儀隴五州人戶輦運糧草仍支此五州二稅於涇原渭
三州輸送其三州二稅即令輦運鎮戎軍糧草環慶二
州即中途屯兵之處請令同耀乾邠寧五州人戶輦運
糧草仍支此五州二稅於環慶二州輸送其二州二稅
並於沿路鎮寨輸送延州即東路屯兵之處請令解河
中丹坊鄜五州人戶輦運糧草仍支此五州二稅於延

州輸送其延州二稅即令輦運保安軍糧草其陝號商
三州請令於永興軍輸送其逐處本州軍所備年支糧
草則止令五等以下人戶供輸秦鳳階成四州地里稍
遙其二稅請令輸於本州如上件三路屯軍處輦運科
撥不及一年已上儲備即且留緣江茶引許商旅入中
添填又言解鹽自准詔放行任商旅興販減落元價務
在利民如聞近日緣邊全少商人貨賣頗令遠郡難得
食鹽漸致邊民私販青鹽干犯條禁兼於永興等八州

軍原禁地分取便貨鬻不惟亂法抑亦陷人爲患既深
必須禁止其解鹽貨請勿更通商官自出賣其禁榷條
件臣當別具經畫詔以鼎狀下輔臣議陳堯叟言鹽禁
所利甚博呂蒙正等言鼎憂職徇公所言可助邊費請
從之覃賀皆鼎所薦而承審亦言解鹽事與鼎同故並
命焉鼎初建議判三司鹽鐵勾院李士衡獨以爲不便
奏疏曰安邊莫大於息民今不得已而調斂之又增以
轉粟輓鹽之役欲其不困何可得哉且鹽不通商則邊

城鹽貴必資鹽於外夷奪農時沮商利而佐外夷調用非策

也又與輔臣爭於上前卒不聽

今年三月辛亥內出封事付梁鼎疑即此疏但

此畧而彼詳兩士衡以五年十二月戊寅判鹽鐵勾院六年七月出為湖北漕其間未嘗遷他實錄乃六年三月辛亥載判鹽鐵勾院林特奏使陝西蓋誤特實判戶部勾院非鹽鐵也今改正之杜承齊未見

丙午遣使齎詔賜豐州龍伊克美克族先是上謂知樞密

院王繼英等曰累覩邊奏言遷賊屢為龍伊克美克所敗

今豐州推官張仁珪與藏擦勒族蕃官策木多在京或知其

事可訪之繼英等即召問仁珪策木多等仁珪等言龍伊克

美克一云莊浪美克其地在黃河北廣袤數千里族帳東接契丹北鄰達勒達南至河西連大梁小梁族素不與遷賊合遷賊每舉輒為所敗常以馬附歲擦勒入貢如國家賜以恩命亦資外禦繼英等以聞上曰儻遽賜國信又慮諸族生疑乃令使臣往豐州與團練使王承美叶議招諭之

庚戌涇原部署陳興等言博囉齊遣密本族蕃官沁布馳騎至鎮戎軍請會兵討繼遷本軍疑其無文牒遂護

送部署司沁布懼而逸馬墜崖死護送者梟其首上曰
此即尼瑪之子凡再詣闕朕皆召見之蓋念其父子向
化屢敗遷賊爾尼瑪二子沁布其長也次曰吹資克按此編成

平五年夏四月載吹資克為尼瑪弟宋史党項傳所載亦同此又云吹資克尼瑪子沁布弟與前互異如

聞彼方之人悉畏沁布既兩詣闕鎮戎官吏豈不識之
乃疑其詐又不能防之以理致令奔逃復梟其首異俗
聞之寧不怨憾可遣使來傳按劾鎮戎官吏仍令渭州
以禮葬焉 涇原環慶部署並言蕃賊在鋤子山慮旦

暮入寇各請益兵上曰此兩路兵數已倍於去歲或益之則難於減罷可遣別將領三千騎屯邠州以為聲援賊去即班之亦免饋餉之勞也

辛亥廢嘉州採銅場

士子知益州馬知節言李順王均之亂蜀民有為賊黥面及偽署者王師至悉棄賊來歸官釋其罪給公憑遣之其類頗衆今欲各令齎詣州別給新本因得籍數以防姦偽上曰脅從之民屢經赦宥宜諭知節但鎮靜而

撫育之

丙辰知雄州何承矩言殺敵斥堠軍士奪馬二匹并得敵界新城都監仲文煦牒請徙九村民以避劫掠尋各諭令警備其權場商旅見行貿易不絕上慮承矩輕信或致邊患手敕戒諭之曰汝宜領其來意而辨其姦詐也

戊午禁江浙造短狹縑帛 詔外命婦遇承天節乞錄用子弟者自今不得施行遇大禮陳乞者亦具已奏過

人數以聞

二月癸亥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黔州之南蠻族頗有善馬請致館設給緡帛每歲收市從之

左屯衛上將軍王漢忠既歿其子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從吉詣閤門上書言漢忠自節度使罷居散秩乞暴其罪以示中外又言羣邪惡直醜正誑惑天聽致臣父冤死願推其入斬于市因歷詆羣臣有行賂樹黨以致聲名及邊防屯戍艱苦蒙蔽不以聞之事上謂王繼英等曰朕覽其

書雖無實狀然亦虞朝廷有所未察可召至樞密院俾其伸訴及繼英等詢之從吉但誦書中語它無所對上曰從吉頗引史傳必假手於人不若以屬吏朕念漢忠未葬慮無人主其喪或言漢忠有弟及它子數人皆成立即以從吉付御史獄從吉具伏乃進士楊逢為之辭有司當從吉大辟上不忍置於法甲子從吉除名配隨州逢決杖配春州

庚午契丹平州牙校韓守榮等來歸並補三班借職賜

袍帶緡帛

壬申環州葉勒族慶桑等來貢馬

乙亥涇原部署陳興等言咱隴吉布琳山首領斯敦巴遣使稱已集蕃騎願隨討李繼遷

丙子賢懿長公主出降右衛將軍駙馬都尉王貽貞

按宋

史公主傳及王溥傳俱作王貽永此作貞似誤

貽貞溥之孫也初名克明於是

升其行為溥小子使與諸父聯名賢懿尋改封鄭國

己卯以京東淮南水災遣使賑恤貧民踈決獄訟 西

涼府六谷首領博囉齊遣蕃官吳福勝拉等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倔強累行攻討奪人畜甚衆繼遷因此數放還投去蕃人今悉械繫以俟朝旨又言繼遷送鐵箭令博囉齊歸附稱已納款于朝未知虛實博囉齊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願改一官及量給衣甲上與宰相議其事呂蒙正言博囉齊為鹽州防禦使請以觀察使授之上曰欲與靈州旄鉞如何頃者契丹偽封繼遷為西平王雖戎人之命不足比數然遽加以

王爵蓋虛名也朕常恐繼遷西協諸蕃益煩備禦於博
囉齊亦何惜此虛名蒙正請如聖旨

庚辰以博囉齊為朔方節度使靈州四面都巡檢使仍
遣使齎國信及鎧甲錫之以吳福勝拉為安遠將軍

李繼遷子阿伊克從劉榮來降補三班借職賜居第

辛巳契丹北宰相親吏劉庭鳳等來降並補三班借職

丙戌廊延部署康進

康進未詳

等言蕃部伊實族羅莽等持

賊遷偽署牒帥其族百餘帳來歸詔以羅莽為本族指

揮使喇呼為軍使賜賚有差

戊子環慶都部署張疑言蕃部牛羊蘇家等族與賊遷
族帳鬪敵其立功首領請第賜茶綵上曰此族在環州
側恃險與遠結賊遷為援環州常病之朕累遣邊吏招
諭近聞有志內附尚疑其詐今果與賊遷拒戰則無疑
矣賞物可優給之

庚寅屯田員外郎盛梁削籍黥面流崖州梁前知普州
受賕枉法給部民韓從巖所納田產下御史按劾罪當

大辟而父年八十子年十四法當上請又事在五年郊祀赦前故免死焉 詔內藏庫專副已下不得將庫管錢帛數供報及於外傳說犯者處斬

三月辛卯朔欽州言交州八州使黃慶集等率其屬四百五十餘口歸附詔遣使慰撫之令還本道 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臣伏覩去秋已來霖雨作沴近畿諸處水潦為災雖聞檢覆蠲免租稅又聞相度低下開掘溝渠憂卹之心似有所濟而利害相半莫知適從古者不

奪農時慮妨營種或遇歉歲即念困窮故有賑貸糧儲
除放徭役免令凋瘵不至流亡今國家為少闕軍兵防
備邊戍遂於曹單宋毫陳蔡汝潁之間點集鄉村揀選
強壯得五七萬人訪聞始降宣命指揮只令在本城防
守及至奏聞都數即並抽赴京師昨近臣何以商量如
此失信令下民寧無怨望况陛下常好讀書有儒臣時
得侍講春秋謂君命無二又曰信不由中諒在聖聰盡
達微旨豈有命令既宣於羣下而誠信不由於厥中若

外國差人在京探事事無巨細境外既必盡知知而圖謀邊上未得安靜其所謀之大謂古者以民為邦本食為民天今國家取丁壯為兵已失邦本以災傷去食寧有民天糧儲何止無餘邊備亦恐不濟以此得計以此乘時此外國所謀之大者也其所謀之大者以關西去年秋稼不登京東今歲春種已失國家營救之不暇廟堂圖慮之未精欲以新集未慣之兵授非才無勇之將饒倖求勝輕敵寡謀此外國所謀之大者也如以自春

已來多陰少晴每遇朔風其來數日不定變陽春和煦之令入邇塞動靜之占臣不曉占書不知兵略但以經史所言之事求災祥可見之徵以愚意裁量望聖慈採納雖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民為邦本不得已而取之今五七萬人並離農畝日近更差使臣揀點豈無物議憂虞以災沴之餘寇盜若起適足為戎人之利有勞宵旰之懷檢災傷乃是虛名行賑貸且非實事斯乃今日之務最急也非時之患可憂也臣謂非十年不足以

聚畜財貨非十年不足以生育黎元二十年間治之得其宜則無慮治之失其宜則有患非二十年尚未能畜聚財貨生育黎元况臨事欲制置乎望陛下思今日之急務慮非時之所憂示信以結之善謀以成之若信不由中事出慮外必恐國家多難自今日始臣受先帝拔擢不敢不言臣受陛下指揮不敢不奏

錫自注云咸平六年三月一日

奏今附本日差使臣揀點曹單
宋堯陳蔡汝穎丁壯更當詳考

壬辰以密本族首領錦州團練使尼瑪領鄆州防禦使

至靈州河外五鎮都巡檢使先是上謂輔臣曰尼瑪與博囉齊同力討賊族帳密邇河外近又遣沁布達告事宜不幸而死可特與轉改令與博囉齊犄角宣力故有是命 石隰都巡檢使高文岷言綏州東西蕃部軍使葉錦等百九十五口內屬

初大理寺丞黃宗旦言潁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頃可募民耕殖即命宗旦往經度之部民應募者三百餘戶詔令未出租賦免其徭役且欲宗旦終其事甲午以宗

旦通判潁州

環州言蕃官蘓爾薩南擊賊有功及屢告賊中機事癸卯
以為臨州刺史賜錦袍銀帶 有司言慶州克勝等軍
亡沒者承例取子弟以代所乘馬死則責其自市故多
至逃竄詔自今亡者募人補之闕馬者官給之

左司諫直昭文館种放再表乞暫放歸山詔許之丙午
特受起居舍人將行宴餞於龍圖閣又詔三館秘閣官
宴餞於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在坐皆賦

辛亥內出封事云臣聞安邊陲定禍亂無出於和人心而正師律實倉廩興饋運無出於惜民力而施號令當今大要實在於茲臣竊謂去歲醜敵生妖靈州路絕陛下徧詢有位俾獻良籌始皆剋定妖氛終則陷失疆土臣以為此蓋主將無智漕運不才何者若主將有奪人之心漕運有先見之略則料敵制勝必兆深謀弭患平戎不墜姦計矣何以言之去歲大兵已至邊界疑惑不前致賊先擊靈州斷其道路遂使救兵不至信候不通

此主將之無謀也經度糧草集便資儲當使民庶靡勞
寇戎不測而張皇事勢明揭榜云限二十五日裹糧取
靈武一郡老幼是致賊輩明知事實併力攻圍此漕運
之不才也成事不說今固已然來者可追請陳其要臣
今又覩命度支使梁鼎等往陝西制置者有以見陛下
憂勤庶民采擇芻蕘然事理之間有所未便臣若不論
利害密達聖聰異日河西稍失安寧關右復湏勞役支
吾不暇兵革大興則臣懼此時天必垂咎臣竊聞欲令

邊上同近內州郡同其價例貨鬻解鹽此議儻行必招
深悔蓋蕃情民意惟利是圖或稍失隄防必共為姦弊
臣伏見廊延環慶儀渭等州未禁青鹽之時每一斤不
過十五錢百姓皆食洎禁青鹽客旅入中芻粟運解鹽
於邊上貨鬻其所鬻之價與青鹽不至相懸是以百姓
樂食賤鹽湏致畏法至今蕃部難賣青鹽今若運解鹽
赴邊與內地同價則邊民必湏冒法圖利却入蕃界私
販青鹽乃助遷賊而結民怨矣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若邦不寧求邊鄙無事不可得也伏望陛下特開聖
斷詢問輔臣以安邊為遠圖以卹民為大計審詳利害
無失事機詔下其章付梁鼎等條對以聞鼎等言竊以
關中郡縣控接河西遠近宿兵不下十萬比約諸郡公
錢充費一年計以七十萬五千餘貫仍自去歲以來諸
州支發淨盡劉綜累奏乞自京般錢三十萬以給邊費
上封者不許此患妄騁瞽言但譏變法之非曾乏瞻軍
之術殊不知自古帝王何嘗不取山澤之利為軍國之

資伏望陛下徧召上言之人各訪瞻邊之策儻遷賊未
減十州軍支用不充則如何畫謀以備供億苟有策則
請無禁鹽若但抗虛詞工為沮議願加懲責以戒羣倫
於是鼎奏罷陝西轉運使劉綜綜歸朝亦密陳其非便
上以鼎等封執前議謂必有成故不復詢問既而鼎至
關右制置自為矛盾始請運咸陽積粟以實邊而歲久
不堪兵食復請假貸於民俟秋成使納新粟朝命不許
又言俟至邊郡幹運資糧有備則請行鹽禁洎乘傳至

解池即移牒禁止約束乖當不為吏民所伏旋有運鹽赴邊公私大有煩費而沿邊頓無入中物論紛擾於是命判戶部勾院太常博士林特與知永興軍工部侍郎張永詳議其事以聞

乙卯宰相呂蒙正上言近臣曁功之喪所給賻贈乞令寢罷詔不許 環慶都部署張凝言內屬戎人與賊界錯居屢為脅誘臣領兵離默伯鎮由新開路徑至八州原下寨招降得沁楊等三十三族又從淮安鎮入分水

嶺招降得瑪默特等三十一族又至柔遠鎮招降得楚密克等二十族遂抵業樂招降得珠蘓威家等百族合四千八十戶第給袍帶物綵慰遣還族帳凝以功就加寧州團練使 原州熟戶裴天下等言伊特古等帳附李繼遷請帥族兵掩擊之來求策應部署司不報上以戎人宣力禦寇不應沮之即詔諸路給以精甲 五臺山僧言靈境寺門閉訖自開旦有履迹三十二於庭上曰此甚怪事然彼方人謂有此即歲稔民安亦可尚也 權知

開封府寇準言見闕軍巡判官乞選曾一任判司簿尉人材優者充候滿三年與京官親民差遣從之

夏四月壬戌禁蠻人市牛入溪洞 夔州路轉運使丁謂峽路都監侯延賞等言高州義軍務五姓四甲頭角田承進擒生蠻六百六十餘人獲器械六百餘奪所略漢口四百餘人各付親屬訖詔立功軍丁溪洞首領並優與遷改給賜初田彥伊既輸兵甲誓不犯邊而溪南生蠻有背約者謂與延賞權知施州寇賊等謀遣承進

率衆及發州兵擒獲之焚其室廬皆震懼伏罪乃置尖木寨於施州界以控扼之自是寇抄貼息近溪洞田民

得耕種矣

寇城傳云溪南蠻內寇城率衆擒其首領戮之以白芳子弟數百人築柵守其險要蓋此

事也實錄但書侯延賞而會要亦無延賞名今參取增修庶不沒城之功為祥符中除東川漕張本

乙丑令河北轉運使副兼羣牧事先是自京師發禁

旅戍河東數不足則取州兵材勇者補之十不得四三

又行伍弗整校長冗多去歲以義軍分隸州兵之籍帥

臣請增補如舊制於是命西京左藏庫副使張延禧乘

傳料簡得萬三千餘人立為神銳二十四指揮神虎十

指揮常加訓習焉

張延禧
未見

洪德寨主段守倫言李繼

遷入寇蕃官慶桑泊伽哲慶等族相與角鬪本寨出兵
應援敗走之生擒四十九人墜崖死傷者甚衆獲馬七
十一匹旗鼓鎧甲五百六十餘上取陣圖令入奏使者
指陳其狀且言慶桑等與賊對陣而洪德寨相距千餘
步慶桑等慮其不辨生熟戶亟止之自帥部族轉戰繼
遷遂敗上曰是雖假王師以張勢援而交鋒掠獲慶桑

等功也悉以所獲與之仍加賜賚第給寨兵緡錢以慶
桑領順州刺史本族都首領伽哲慶領羅州刺史餘遷
秩有差

丙寅詔民祠獄者自今無得造輿輦黃纓繖茜鞍帕及
糾社衆執兵違者論如律

庚午徙知益州西上閣門使馬知節知延州兼鄜延駐
泊部署命鈐轄楊懷忠轉運使黃觀權同知益州知節
在成都有訟龍騎卒謀變者支引千數知節密捕其黨

按實止誅為魁者七人餘悉不問自乾德平蜀每歲上
供紃綺動踰萬計籍里民補牙校部舟運由嘉陵抵荆
渚沈覆殆半破產以償者甚衆州民患之知節請擇廷
臣省吏二十人凡舟十二艘為一網以二人主之三歲
一代而較其課自是鮮有敗者承寇亂之後戢兵撫俗
甚著威惠然嫉惡太過兵民有犯多徙配它境人頗怨
懼朝議務安遠俗恐知節不協蜀人之情以其素有武
幹故移守西邊仍手詔諭以委屬之意荆湖北路轉

運使王挺與夔州路轉運使丁謂同規度蠻洞事互相
違戾朝議從謂之請先是殿中侍御史任中正按盛梁
獄梁坐竄流既而有與梁善者不喜也時中正判三司
憑由司於是命中正出使代挺徙西路

舊制士庶家僮僕有犯或私黥其面上以今之僮使本
傭雇良民癸酉詔有盜主財者五貫以上杖脊黥面配
牢城十貫以上奏裁而勿得私黥涅之

禁私涅而實錄
在後月今從本

志

先是博囉齊屢請王師助擊賊時議以西涼去渭

州限河路遠不可預約師期於是博囉齊復遣使多卜壘來
貢且言六谷聚兵願會王師討繼遷仍請授次首領烏
磋等七人官上曰繼遷常在德錦三山之東每來寇邊
及官軍出則已遁去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
勢亦國家之利苟以為難必不敢復有陳請將失其懼
心矣乃詔烏磋等七人並授懷化郎將所請會兵如至
烏白池鹽州以來即為進師

甲戌給西涼州印從知州侍禁丁惟清所請也

乙亥參知政事王欽若上言桂州通判太常博士王佑之近丁母憂纔及踰月連進五狀請除廣南西路商稅分配河北補填沒納私下羅錦權罷上供金銀述荆南課額逋虧言陝西遞鋪請受凡茲陳露皆匪機宜殊忘哀戚之容苟懷進動之意陞下方施孝治以厚民風望加黜責以勗有位詔削佑之三任配隸郴州仍令御史臺榜朝堂告諭

丙子契丹入寇定州行營都部署王超遣使召鎮州桑

贊高陽關周瑩各以所部軍來援超先發步兵千五百人逆戰於望都翌日至縣南六里與敵遇殺戮甚衆副部署殿前都虞候雲州觀察使王繼忠常以契遇深厚思戮力自効與敵戰康村自日昃至乙夜敵勢小却遲明復戰敵悉衆攻東偏出陣後焚絕糧道繼忠率麾下躍馬馳赴素銜儀服敵識之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陷於敵超等即引兵還定州遣使入奏

辛巳上始聞繼忠敗詔發河東廣銳兵一萬五千由土
門趨鎮定以援之賜望都戰傷軍士緡帛左衛上將
軍信國公祐孝恪敏悟為上所鍾愛及被病司天言月
犯前星庶子星上憂之屢設齋醮祈禳是日卒纔九歲
追封周王謚悼獻後十五日皇子生兩月者亦不育上
乃取宗室子養之宮中

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
養之宮中范鎮云當考

成都闕守朝議難其人上以工部侍郎知永興軍府張
詠前在蜀為政明肅勤於安集遠民便之甲申加詠刑

部侍郎充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自
慶

戊子河西內屬拉爾結瑪等三族請以兵千人馬三百
備征討詔嵐州撫諭之

己丑廣南西路轉運使馮璉言交州民四百餘戶來投
欽州至海岸即准詔慰諭遣還本道 詔文武官以孫
姪為子求蔭叙者坐之仍許諸色人告 先是鄧州觀
察使判井州錢若水被病會有機事當至府州若水將

力疾以往上聞亟止之遣中使領太醫往視俄小瘳遂
羸瘵上手詔諭使勉近藥物且曰豈止朝望所屬抑亦
慰母氏之心也

五月庚寅朔召錢若水歸京師命兵馬鈐轄李允正權
知州事詔在京官物可備二年者勿收市以息勞擾
仍命吏部侍郎陳恕裁其數河東轉運副使鄭文寶
上言管内廣銳兵萬餘難得資糧請徙置近南諸州又
欲令強壯戶市馬以備征役詔中書樞密院參議李沆

等以為廣銳皆州兵本州置營必慮安土重遷徙之即致紛擾又強壯散處村落無所拘轄勒其市馬亦恐非便上復令文寶條對文寶固執前奏且言土人久留恐或生事上曰前令團併軍伍改創營壁欲其互移本貫行之已久而文寶確陳其利因命錢若水詳度以聞若水所對與沆等同遂罷之

辛卯定州部署王超言契丹出境先是詔高陽關部署周瑩率全軍寨于寧邊軍及瑩至則敵已退瑩即還屯

所上曰瑩為大將何不持重少留使敵無以窺測乎時王超兼總北面三路兵諸將皆受節度瑩獨貽超書言本路甲馬非詔旨不可興發超慮報以公牒則失輯睦之義因表上其事上嘉超憂邊思職手札褒諭之

癸巳詔權停貢舉

甲午遣使安撫河北 荆湖北路轉運使王贄言近溪洞田先以蠻人侵擾禁其墾植今邊境安靜民復耕時已遣官檢括置籍請令依舊輸租詔蠲常賦之半贄華

陽人也

乙未以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田錫為左諫議大夫太常博士劉綜為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仍遣中使諭錫曰第安心著述必無差出欲升殿者聽先奏尋又命錫兼史館修撰綜嘗言天下州郡長吏審官皆據資例而授未為得人自今西川荆湖兩浙福建廣南知州或地居津要或戶口繁庶之處望親加選任其執政舊臣及給舍以上知州處亦擇通判又京朝官當

任遠官者率以父母未葬為名妄為規免請自今如父母實未經葬者許請告營辦審官投狀並明言父母已葬即許依例考課敢詐妄及違者並罷其官從之

丙申罷雄州權場時敵數入寇或言牒者以互市為名公行傾伺故罷之先是呂蒙正暴中風眩上即臨問賜白金五十兩既逾浹旬疾未愈蒙正表求罷相詔不許

上以王繼忠實戰死丁酉贈繼忠大節度使兼侍中

錄其子懷節為崇儀使懷敏為崇儀副使懷德為內殿
崇班懷正為供奉官又贈定州路承受殿直尹能為如
京使望都縣監押殿直李勲為供備庫使縣尉吳讓為
太子中舍餘死事者第追贈焉

唐龍鎮上言鎮有貿易于府州者為州人邀殺盡奪貨
畜庖子詔府州自今許令唐龍鎮民互市常加存撫
環州白馬族與李繼遷拒鬪族帳屢徙乏食丙午詔以
禾粟賜之又徙洪德寨內屬蕃部於寧州界刑部侍

郎魏庠坐罰知河南州斷獄失入責授衛尉卿西面
部署司言李繼遷與其子阿伊克聚兵蒲洛河聲言入寇
命諸路嚴斥堠整軍旅如寇至鎮戎軍則環慶出兵深
入以撓其勢至洪德寨則環慶亦如之

會要在八月
今從實錄

壬子錄望都戰沒將士子孫仍厚賜其家環州虎翼

軍士魏瓊等四人前為李繼遷所掠至是遁歸且言繼
遷在靈州東三十里東關鎮樹柵居之所部人騎約三
萬去歲傷旱禾麥不登又引河水溉田功畢而防決凡

執役者有小過則繫頭投於河令人就下流接視蕃人則援以出漢人則否銀夏州民衣食稍豐者並西徙蕃落數年薦饑道殣相望下多咨怨詔賜瓊等袍帶緡錢第補小校隊長

望都失利上語近臣曰用兵固有勝敗然此戰頗聞有臨陣公然不護主帥引衆先遁者今未能偃兵若不推窮將何以懲後苟盡寘于法人必懷懼當治其情理難恕者三二十人或得中道乃命宮苑使劉承珪供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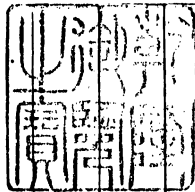
副使李允則馳驛按問上曰承珪峻急允則和易朕欲其寬猛相濟耳癸丑霸州防禦使鎮州副部署李福坐削籍流封州拱聖都指揮使王昇決杖配隸瓊州因降詔戒勵諸路將帥

甲寅度支使陝西制置使右諫議大夫梁鼎坐改作非便詔書切責罷守本官從張詠等議解鹽復許商販如舊呂蒙正再表求罷詔不允命李沆諭旨翌日蒙正復上疏優詔止之遣內侍張景宗齎手札勞問及以名

藥上尊酒賜焉

乙卯邠寧環慶部署言准詔築大落門乾川寨畢功賜
名肅遠 知廣州凌策獻海外諸蕃地里圖 京城疫
分遣內臣賜藥 自望都之失利也上日訪禦戎之策
或言楊嗣楊延朗久戍邊練武事遂詢以謀畧而所上
不適機要因命兩府會議各以狀聞或請合鎮定高陽
三路兵據衝要或請令三路分兵扞禦或請以鎮定兩
路兵陳於定州之北又徙高陽兵於寧邊軍仍別設奇

兵於順安軍控扼強壯備城彌縫其闕上總覽而裁定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五
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貢生臣張大同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五

宋 李燾 撰

真宗

咸平六年六月己未朔御便殿內出陣圖示輔臣曰今敵勢未輯尤須防遏屯兵雖多必擇精銳先據要害以制之凡鎮定高陽三路兵悉會定州夾唐河為大陣量寇遠近出軍樹柵寇來堅守勿遂俟信宿寇疲則鳴鼓挑戰勿離隊伍令先

鋒策先鋒誘逼大陣則以騎卒居中步卒環之短兵接戰亦勿離隊伍貴持重而敵騎無以馳突也又分兵出三路以六

千騎屯威虜軍魏能白守素

守素開封人

張銳領之

張銳未見

五千騎

屯保州楊延朗張延禧李懷岳

李懷岳神祐子

領之五千騎屯北平

寨田敏張凝石延福

延福未見

領之以當敵鋒始至勿與鬪待其

氣衰背城誘戰使其奔命不暇若敵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

威虜之師與延朗會使其腹背受敵乘便掩殺若敵不攻定州

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

破敵以來互為應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

德鈞未見

裴自榮

自榮未見領

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

繼是未見

領兵五千屯

邢州扼東西路敵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

又令石普統兵萬人於莫州盧文壽

文壽未見

王守俊

守俊附王繼忠傳

監之俟敵北去則西趨順安軍襲擊斷其西山之路如河冰

已合敵由東路則命劉用劉漢凝

漢凝祥符人平父也

田思明

思明未見領

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犄角攻之自餘重兵悉屯天雄命

石保吉領之以授將帥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

共商榷李沆等曰戰陣之事古今所難契丹侵邊自非陛下
制勝於內諸將各稟廟算分禦邊要實恐未易驅攘今所裁
制盡合機宜固非臣等愚慮所及上曰任人擇才頗亦難事朕
必求其所長而用之魏能性剛張銳和易故使佐能威虜地最
要害白守素久習邊防共司戎政庶其寬猛相濟也孫全照
好陵人取其嘗所保薦者與同事三路都鈐轄韓守英素無
執守當使閻承翰代之承翰雖無武幹然亦勤於奉公也其
它選用悉皆類此沆等曰臣觀陛下所任並中外素推許者

況捨短取長必能協心成績矣上曰已令將帥別上方畧候其
奏至或無可採即當依此施行初馮拯建議以謂備邊之要不
能扼險以制敵之衝未易勝也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鮑河為
陣其形勢可以取勝前歲王顯違詔不趨要地契丹初扼境王
師未行而敵騎已入鈔賴霖雨乃遁去比至王超奏敵已去
而東路奏敵方來既聚軍東山以救望都而兵困糧匱將臣
陷沒幾盡超等僅以身免今防秋宜於唐河增屯兵至六萬控
定武之北為大陣邢州置都部署為中陣天雄軍置鈐轄為後

陣罷莫州狼山兩路兵上多采用其議云

本傳云上從之按所出陣圖不盡極言也

庚申合內員僚三直為一

詔所在官吏有規避事任交關

不協或故為曠失以幸替移自今察知並當劾問譴責以戒

澆浮

選舉志在十一月今從實錄與去年九月壬子詔相類

辛酉詔河北河東陝西轉運使副按行邊陲經度軍費比之他路甚為勞止其月俸可給實錢

壬戌遣使詣河北河東陝西近郡取器甲羨數徙置沿邊

發順安軍役卒浚北平寨壕

又以定州蒲陰縣當高陽

關會兵路詔葺其城供奉官閤門祇候謝德權兼掌其事
一日乘傳詣關求對且言緣邊民庶多挈族入城居止前
歲匈奴犯境傳潛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王師未有勝捷
臣以為今歲戎人必寇內地令邊兵聚屯一處尤非便利願速
分戍鎮定高陽三路天雄城壁濶遠請急詔戍之仍葺澶州北
城浚德清軍隍塹以為備豫上變色曰此大事非爾所當言德
權曰臣蒙恩驅策冒萬死求見願陛下留意臣實慮蒲陰工
作未訖寇必暴至矣上慰遣之既而敵果圍蒲陰

丙寅詔陝西諸州疏理繫囚

丁卯以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綜為起居舍人河北轉運使時兩河用兵邊事繁急轉漕之任尤所倚辦綜繼領其職號為詳練上眷屬甚厚警急之際動息須其奏處云先是儋州流人洪湛卒於此州調馬驛湛一子偕行甚幼州以聞湛之被罪也參知政事王欽若亦內自愧於是白於上詔給錢二萬官為護喪還本貫丁卯因詔命官流竄沒于嶺南者給緡錢聽歸葬其親屬州遣吏部送之

威約克密日伽羅美克等族濟河擊敗李繼遷辛未賜詔獎之
癸酉以莫州團練使楊延朗為保州威虜靜戎軍汎邊
都巡檢使代李繼宣也望都之敗契丹剽略郡縣繼宣
壁徐河敵衆數千隊薄威虜威虜魏能與戰走之久而
繼宣始至又寇靜戎副使王汀請分兵自將襲賊繼宣
不許雖日出遊騎偵賊勢屢徙寨而未嘗出戰為能及
汀所發乃詔還令樞密院問狀繼宣自西上閤門使康
州刺史責授如京副使汀先領閤門祇候亦坐落職

繼宣

等責降在後
日今并書

丙子徙權知天雄軍府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為寧邊軍
部署

丁丑知渭州曹瑋言隴山西延家首領圖卜等納馬立
誓乞隨王師討賊仍請以漢法治蕃部且稱其忠實可
使詔授圖卜本族軍主厚犒設之瑋彬之次子也始繼
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任者彬以瑋對時
為供奉官太宗召見欲除諸司使知渭州彬固辭乃以

本官知渭州數歲即真累加閤門通事舍人

仁宗實錄
曹瑋年十

九彬為樞密使薦瑋按瑋生於開寶五年壬子卒於天聖七年己巳年十九時當淳化元年庚寅也彬自太平興國八年罷樞密使真宗即位乃復入淳化初彬實在徐州傳載瑋事要亦不詳今且附見當別考尋修正

已卯升石州廳子軍為禁軍先是部署司遣此軍巡警

北平道遇寇踴躍爭進斬捕甚衆故升其軍額以獎之

初緣邊冬衣常以八月送勤州防禦使權殿前都虞候

劉謙言邊城早寒請促以六月詔從之時天武卒有負

債殺人累日發土得尸于左廂都指揮使高翰營上怒

翰失檢察執見於便殿謙即前奏曰翰職在巡邏及教閱諸軍不時在營本營事宜責軍頭上為釋翰罪謙博

州人也

高翰未見

庚辰令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諸縣令知管館驛使州勿差往它所威虜軍魏能上言軍士亡入賊境者即請沒其妻子為奴婢上慮其無以自新乃詔先監其家屬限百日招誘限滿不獲實入賊境者其妻子論如法

壬午以威虎十指揮隸虎翼先是邊兵捍寇虎翼多勝
蓋用勁弩也時新置威虎皆材勇之士故以增之徙
并代鈐轄一員率兵屯寄嵐軍初戍嵐州以備北戎控
西河或言地非要衝不若徙就寄嵐北拒草城川賊路
西援府州故有是命

癸未詔律令具有明文法官不能詳處多以獄情輕重
列奏取裁或再令審定即復更改一成之制豈若是耶
自今無得以情理取旨

丙戌徙永興副部署冀州團練使石普為莫州部署普獻禦北戎圖掘坑設險以陷敵馬又上戰具鈇鋒巨楮

名品非一亦有普嘗用擊賊得勝者云

實錄及本傳並云上以普性剛

慎與衆不和故自永興徙莫州按是年六月真宗裁定防秋圖因欲令普以萬人屯莫州乃是選才而用不緣與衆不協故徙屯也今不取

內侍右班副都知閻承翰為定州路

鈐轄代韓守英也

先是三司各置使局不相總統彼此自求充濟以促辦為務至於出納移用均會有無則專吝封執動相違戾

或交撫利病以邀功希進諱言日聞于上頗煩親決文符互出莫知適從丁亥始并鹽鐵度支戶部為一使命刑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寇準為兵部侍郎充三司使復置鹽鐵度支戶部副使

會要云真宗即位三司副使遷它職遂不復置及是乃復置也

以刑部員外郎卞袞領鹽鐵工部員外郎查道領度支祠部員外郎林特領戶部判使非奏事及有所更張則止署按檢餘皆本部副使判官主之三司副使自是始

預內朝

預內朝據林特傳附見

以吏部侍郎陳恕為尚書左丞知

開封府恕在三司前後踰十數年究其利病條例多所
改創其徙它官也嘗薦寇準可用及準至三司即檢其
前後所改創事類為方冊其曉諭榜帖悉以新版別書
齋詣恕第請署恕一一為署之不復辭準拜謝去故三

司多循恕舊貫自準始也

魏泰載此事蓋可取然叙陳
恕寇準履歷皆顛倒失序當

準使三司時恕徙它官二年餘矣沈括云世稱陳恕為
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使時考其籍
蓋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比後
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敵講解商人頓復歲課遂
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舊額至今稱道蓋不虞
之譽也按恕使三司前後踰十年咸平四年正月遂改

它官括云恕在任值
北敵講解又妄也

秋七月庚寅詔京朝官任河北路諸州通判監場務及
幕職州縣官其令選鄉貫在本路歷任無贓罪者充其
當入川峽廣南者即授以邊州

辛卯補原川葉勒族首領子阿伊克為懷化將軍

按宗史
党項傳

作補狸野族又
懷化作懷安

壬辰令陝西振武兵依河東廣銳例官給直以市戰馬
廣銳本州兵官給中金以充馬價而兵人相與立社馬

死則共市而補之公私咸便振武兵願從其例因而許焉

壬寅詔北面諸軍有因事棄鎧甲兵仗而劫奪他人所有以償之者委隊長覺察告官當行嚴斷不告者連坐上以北戎入寇將議親征癸卯命司封郎中樂崇吉自京至鎮定檢視行宮頓遞

甲辰復并三司鹽鐵度支部勾院為一命著作郎直史館陳堯咨兼判之從堯咨所請也

丙午詔軍士因將校科責挾恨訴訟推勘虛妄者並禁
錮奏裁先是上謂近臣曰累有人言軍士不畏將校蓋
不逞之徒自為過惡及被懲罰即倚撫訴訟請行極斷
使不復然朕熟思之如此處分恐亦未當蓋近者繼有
訴訟驗問皆將校不法若遽加嚴刑不復省報它時或
遂結成禍逆因莫敢告發則所繫非輕矣故有是命上
又曰近復有告將校斂軍士緡錢賂樞密院吏請求出
軍及屯戍等事洎令鞠實皆小人託名規財耳致軍士

枉有費用遂成貧乏因踰越以陷罪戾雖累行禁止猶未斷絕可再詔諭諸軍朝廷所發師旅皆先進入兵籍朕躬自點定所去之處非可請求貴其稟信不犯刑辟也

己酉契丹供奉官李信來歸信言其國中事云戎主之父明記號景宗后蕭氏轄哩宰相之女凡四子長名隆緒即戎主次名贊偽封梁王今年三十一次名郭密偽封吳王年二十五次名珍格八月而夭女三人長曰英

格年三十四適蕭氏弟北宰相留珠格偽署駙馬都尉
次曰長壽努年二十九適蕭氏姪東京留守伯葉次曰
延壽努年二十七適伯葉母弟克圖延壽努出獵為虎
所觸死蕭氏即縊殺克圖以殉葬蕭氏有姊二人長適
齊王王死自稱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鄙驢駒兒河嘗閱
馬見蕃奴達蘭阿巴姿貌甚美因召侍帳中蕭氏聞之
繫達蘭阿巴扶以沙囊四百而離之踰年齊妃請於蕭
氏願以為夫蕭氏許之使西捍達勒達盡降之因謀帥其

衆奔瓜爾佳國結兵以篡蕭氏蕭氏知之遂奪其兵命
領幽州次適趙王王死趙妃因會飲寘毒蕭氏為婢所
發蕭氏酖殺之蕭氏今年五十自景宗死領國事自稱
太后國中所管幽州漢兵謂之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
約萬八千餘騎其偽署將帥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當
直舍利及八部落舍利山後四鎮諸軍約十萬八千餘
騎內五千六百常衛戎主餘九萬三千九百五十即時
入寇之兵也其國境自幽州東行五百五十里至平州

又五百五十里至遼陽城即號東京者也又東北六百
里至烏弋國其國用漢文法使印八角而圓之又東南
接高麗又北至女真東踰鴨江即新羅也以信為供奉

官賜器幣冠帶

實錄契丹附傳以隆緒為梁王而不載其弟所封國名正傳則以隆緒為常王

未知孰是當考或常字誤

知全州錢絳請招誘溪洞酋豪上曰西

南蠻唯全州一境久已安靜不宜以虛名生事也

錢絳未見

癸丑武寧泰寧節度使太保兼中書令充王元傑薨追
封安王謚曰文惠元傑頴悟上特所友愛翊善考功郎

中姚坦性木彊固滯喜直諫太宗嘗獎焉王稍佚豫坦即醜言詆訐王頗薄其為人坦由是益暴揚其惡上嘗戒坦曰元傑知書好學亦足為賢王矣少不中節亦須婉辭規諷况無大故而詆訐之豈裨贊之道乎它日坦為衛尉少卿判吏部南曹因事得對上以其舊人召升殿與語坦言及故府意短諸王而稱已之敢言坦退上謂近臣曰坦在宮邸不能以正理誨諭事有微失則從而揚之此賣直取名耳知道進銀臺司無門下封駁

事王嗣宗言京朝官受差遣者其中有苛刻踰違犯法虐民之人儻朝廷未能審察臣等復不能舉駁深非沮勸之道乞今後風聞濫狀許臣於審官院取索家狀按其由歷如得事實特許上言從之

八月癸亥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田錫言國家自先帝平晉之後與強敵結隙將相舊人相次薨謝邊鄙州郡屢為強敵所陷皇威不振久矣時議乃以將相無人亦久矣即不知今來朝廷公卿大夫間有如韓擒虎與李

靖論兵否有人如牛宏知李靖有王佐才否若有人能
論兵有人員王佐才未審陛下知之否有人善論兵有
人員王佐才乃是帝王合先知之自來皇城司差人探
事又別差探皇城司探事人如此察探京城民間事事
無巨細皆達聖聰近又差朝臣為巡撫使及差朝臣以
提點酒稅名目出外採訪採訪之事不過民間利病不
過官吏能否而已即未聞委公卿大夫察訪善論兵之
人詢求有王佐之才者也由是見所求者瑣屑而所忽

者遠大陛下若以宗社為憂以生民為念即宜以遠大為務求將相為急也

錫自註云咸平六年八月六日奏此

丙寅命樞密院承旨曹璨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劉譙分往諸營疏導積水其居室未葺者以近便園苑分官舍處之

戊辰賜內園使折惟正祖母路氏詔書茶藥時惟正請告詣府州省覲上聞路氏常訓子孫以忠孝故勞賜之已已宰相呂蒙正自五月即罷所請俸詔三司續給之

先是議北面防秋之策就定州為大陣既而慮契丹知之潛為奸計乃詔王超遣裨校於徐曹鮑河別擇營柵之地標表具圖以疑契丹

庚午有司葺西華門城堞摧圯竿二十餘人死者半之命優卹其家答其將領西涼府咱隆族都首領遣使貢名馬上以其嘗與博囉齊協力抗賊命優待之

辛未原渭等州言州界戎人未附者八部二十五族今悉詣吏納質黎州言邛部川都蠻王諾驅卒其子阿

苗嗣立

壬申知開封府陳恕言僧徒往西天取經者諸蕃以其
來自中國必加禮奉臣嘗召問皆罕習經藝而質狀庸
陋或使外域反生輕慢望自今先委僧錄司試驗經業
省視人材擇其可者送府出給公據從之

甲戌對輔臣於便殿上曰今河北已屯大兵而邊將屢
奏敵未有隙且聚軍虛費則民力何以充給朕竊思之
不若因其所制置以為控扼之制靜戎順安軍先開營

田河道可以扼黑盧口三臺小李路又得通漕極邊常令承此開浚使及軍城敵或撓吾役即合兵擊殺李沆等咸曰設險興功守邊之利沿邊守臣苟漸為之制以增邊備善莫大焉上曰營田河道自米建議多為將帥所沮皆云甲馬雄盛不宜示弱殊不知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況國家訓卒練兵大為之備亦非全恃此險沆曰功之難成蓋人人互執所見參驗而行實為至便遂詔內侍閻文慶與靜戎王能順安馬濟共督其事徙

莫州路部署石普屯順安之西與威虜軍魏能保州楊
延朗北平田敏掎角以為防遏

環州言蕃官蘓爾薩南死乙亥詔其子聶寧襲臨州刺史
丙子詔度支戶部二案公事繁簡不均宜令三司使酌
其閑劇命判官六貲分掌之 詔環州秋田經蕃寇踐
傷者頃賜粟十五斛民被掠者口賜米一斛又詔賜棣
州民租十之三

戊寅詔沿黃汴河知州通判每兩月迭巡河津

辛巳以靜戎軍兵馬使周靖為本軍副指揮使先是敵嘗入寇靜戎據公孫橋靖率衆擊走之前年戍黑盧口復與敵戰為所獲於是脫身來歸因擢任焉

壬午命雄州鈐轄米銳威虜軍鈐轄高素兩換其任以威虜被邊而素病目銳出於行伍頗練軍事在雄州以

幹職聞故對易之

米銳高素未見

丙戌高麗國王誦遣其戶部侍郎李宣古來貢且言晉割幽薊以屬契丹遂直趨玄菟屢來攻伐求取無厭乞

王師屯境上為之牽制詔書優答馬上謂輔臣曰晉祖何不厚利謝敵遽以土地民衆委之遺患至今蓋彼朝乏人故也

九月己丑以安文惠王之喪今秋宴勿舉樂

庚寅三佛齊國王遣使來貢方物且言本國建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鐘上嘉其意詔以承天萬壽為寺額并鑄鐘以賜其使副授歸德歸化將軍

壬辰夏州教練使安晏與其子守正來歸且言賊境艱

窘惟劫掠以濟又籍夏銀宥州民之丁壯者徙于河外
衆益咨怨常不聊生詔補晏殿直賜衣服緡錢大食
國遣使來貢方物及紅鸚鵡其國在海上與占城相接
自是始通也相州牧龍坊生芝一莖色黃紫長尺餘
分七枝皆如手五指狀其最上枝類鳳首知州工部侍
郎張鑑表獻之以為河朔弭兵戎人款附之兆優詔荅
焉

上聞河北大稔丙申出內府綾羅錦綺計直百八十萬

命鹽鐵判官朱台符與轉運使定價出市糴粟實邊俄以本路均定物數未等復命祕閣校理戚綸往視之詔自今品官犯罪當奪官者其階勲如故

戊戌廣南西路轉運使言黎桓迎受官誥使黃成雅附奏自今朝廷加恩願遣使至本道貴接王人以光海裔上以桓旁緣賦斂民被其禍未許也

白溝河溢害民田庚子命度支員外郎邢用之往度功役以疏導焉用之嘗建議為王矩沮罷於是卒成之

初議在至道二年三月當考

莫州部署石普等言准詔浚靜戎順

安軍營田河道畢功詔獎普等賜將士緡帛有差普又言賊遣使至境上傾伺其事臣於役所設地關陣四面為塹每立營柵皆據險以扼賊路上曰普引軍壁馬村以西所開壕極廣足以張大軍勢若邊城下營悉能如此必可限扼敵騎蓋倉卒難以馳突而易於追襲矣

司空平章事呂蒙正七上表求退甲辰罷為太子太師

封萊國公

辛亥麟府鈴轄言准詔置寨於府州西塞嶺今已畢功
詔賜名曰寧遠 詔續降宣敕令大理寺寫本封駁司
看詳

是秋募近京強壯補禁衛詔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閱習
陣勢召近臣觀之日將午左右進繖上令撤之覩行伍
整肅甚喜謂瓊曰昨日村民皆為精銳矣擢材勇者三
十人為小校惟二人隸御龍直優賜緡錢左右有言此
二人武藝絕優上曰是新強壯始隸禁衛驟統舊卒故

亦非便瓊曰陛下發言舉事動有遠慮非臣等所及也
上又謂近臣曰比來備邊專意西北至於遠方殊俗
要不可忽如川廣荆湖常須訓齊軍伍以為邊備也

初太常少卿王仲華知蘇州本道轉運使任中正上其
治狀就加右諫議大夫知杭州既而謝泌為轉運使奏
劾仲華徙任日冒請蘇州添給詔罰金冬十月戊午移
知虔州

上遣使就終南山撫問種放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已未

召近臣觀之翌日又遣使優詔促其入覲放以疾未平
為請許之令并州以皮衣裘給威虜靜戎軍士

先是流外勒留出官及選限皆無定制其隸近司有才
三二年即堂除外官者上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與兩
制御史中丞同詳定焉辛酉白等上所定條例從之

癸亥詔徙北面都部署兵屯天雄軍及邢洺州其威虜
軍兵屯順安軍莫州北平寨兵屯定州寧邊軍兵屯平
虜城深州鎮定兩路兵屯邢洺磁相州蕃入寇則會而

前進

北面都部署當是王超此段有可疑者須詳考之會要亦同此

甲子蠲寧邊軍夏稅以其經蕃寇也

靜戎軍王能奏

於軍城東新河之北開田廣袤相去皆五尺許深七尺
狀若防捍仍以地圖來上上召宰相李沆等示之沆等
咸曰沿邊所開方田臣僚累曾上言朝廷繼亦商榷皆
以難於設防恐有奔突尋即罷議今專委邊臣漸為之
制斯可矣乞并威虜順安軍皆依此施行且慮興功之
際敵或侵軼可選兵五萬人分據險要漸次經度之是

日詔靜戎順安威虜軍界並置方田鑿河以遏敵騎
已巳高州義軍指揮使田彥強等來貢 詔緣邊軍卒
亡匿蕃部者限百日自首為兵為農各從其便仍加給
賜限滿不至募蕃部收捉送官厚賞之

辛未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施州蠻酋譚仲通等三十
餘人先叛去各已招降請加職任上曰羣蠻妄希恩澤
若姑息太過亦不可也詔悉補寨將仍詔自今蠻人殺
賊有功就加賜賚其合補職任者具名以聞勿復部送

赴闕

會要於五年十月載譚仲通事又於六年十月載之蓋誤也今以本傳為據削去五年十月所載

戊寅給軍中傳信牌先是石普言北面抗敵行陣間有所號令則遣人馳告多失詳審復虞奸詐請令將帥破錢而持之遇傳令則合而為信上以為古者兵符既已久廢因命漆木為牌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其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令則署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署而復命焉

已卯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上鞭箭陣圖 鄧州觀察使

錢若水卒若水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上甚悼惜之
贈戶部尚書謚宣靖贈贈加等特遣中使存問其母賜

白金五百兩

若水謚本傳無
之此據百官表

庚辰知保州趙彬奏請決雞距泉自州西至滿城縣又
分徐河水南流以注運渠置水陸屯田詔都監王昭遜
與彬協力共成其事雞距泉在州之南東流入邊吳泊
歲漕粟以給軍食而地峻水淺役夫甚苦之既成舟行

無滯

癸未鄜延部署馬知節等言李繼遷調集諸族會于鹽州謀取橐駝車箱峽等路入寇環慶上曰此必攻畧西蕃而聲言入寇也乃詔涇原部署陳興等於鎮戎軍石門摧沙堡六盤關等處頓兵設備伺其至掩襲之

丙戌銀州牙校時人等挈族歸順補右三班借職賜賚有差長樂郡主高氏為弟殿直處約求亳州兵馬監押上曰護戎之任實司軍旅處約未歷事不可從也

會要

咸平六年十月
事今附月末

十一月戊子分同州沙苑監為二每監牧馬四千五百
疋

庚寅詔監司之職刺舉為常頗聞曠官怠於行部將何
以問民疾苦察吏否臧自今諸路轉運使令徧至管內
按察令秦州防秋兵分隸儀州鳳翔府以就儲廩
辛卯停江淮兩浙州軍配市紬絹

癸巳以萬安太后寢疾御崇政殿親決繫囚徒以上遞

減一等杖以下釋之

環州言李繼遷部下突陣指揮

使劉贊等以繼遷殘虐蕃部災旱率其屬來歸

丙申以苦寒令諸路休役兵

己亥閱捧日軍士教連珠必勝等三陣于宗政殿拔其

趨勇者第遷之光祿寺丞李永錫奉禮郎王嘉祐坐

交遊非類不修檢操並責監酒稅永錫和州嘉祐天長

縣嘉祐禹偁子也嘉祐平時若愚騃獨寇準知之準知

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間議準云何嘉祐曰外人皆

云丈人旦夕入相準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相則譽望損矣準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以太平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準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嘉祐

對準據記聞
責官事當考

鎮州程德元政事曠弛上以勁兵所聚思得威名鎮撫
癸卯徙延州馬知節代焉復降手札敦諭令疾置之任

本傳云知節在延州值戎人將入寇適值上元遽令張
燈累夕大啟城門敵人不測即引去按知節以今年四
月庚午自益州徙延州纔半歲又徙
鎮州安得在延州值上元也今不取洛苑使李繼和出

為并代鈐轄將行請對欲領兵按度邊壘上曰河東巖
險之地兵甲甚衆敵若入寇但邀其歸路則可致捷勝
不必率兵而往也上察繼和之志銳於立功且慮其剛
暴復戒之曰比者鎮戎之城非汝不立備知汝之勤悴

唯益務和衆使其盡心統轄師旅亦當畏愛相須繼和
曰事有不便臣當執守上曰不便之事固宜執守執守
之間亦須婉順則事必和濟不失人情矣

繼和為并代
鈐轄據本傳

在此年不得其月日按李允正自并代徙鄜延乃
此年十一月癸卯繼和必替允正者今附見于此

已酉罷河東孳生羊務先是轉運司奏置而市羊於民
其死者令民償之上聞其勞擾故罷焉

甲寅有星孛于井鬼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餘犯五
諸侯歷五車入參凡三十餘日沒上謂宰相曰垂象如

此其咎安在李沆曰陛下修德布政實無所闕第恐分野有災耳上曰朕德薄致茲謫見大懼災及吾民密邇誕辰宜罷稱觴之會以荅天譴沆曰星文變異陛下克謹天戒此甚盛德也然其咎乃屬臣等至於華夷上壽禮不可廢且邊境未寧大兵在境所慮物情罔測固請不已乃許之 詔郡縣主為婿之親屬求補職至殿直者不在遷轉之限

六宅使王世隆承衍之子也性驕恣每坐諸叔之上人

皆嗤之十二月戊午秦國長公主為世隆求正除近京
刺史上曰牧守親民之官繫朝廷公議不許

庚申遣使西北面勞賜將士

甲子詔求直言仍令御史臺諸路轉運使司布告天下

王偁東都事略冬十二月甲子詔曰朕為民司牧罔敢
逸豫冀聞闕政屢詔讜言而羣臣奏對罕有極陳得失
豈詢求之未至何循默以自持其令御史臺諭內外官各上所見勿為顧避

西面部署言

李繼遷劫西蕃攻陷西涼府逐出其居人知涼州殿直

丁惟清沒焉

乙丑廣南西路轉運使馮璉言廉橫賓白民田相承耕墾未嘗輸送已命官檢括盡出常租上曰遐方之人宜省徭役亟令罷之

先是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繼隆累表求詣闕面陳邊事且乞自劾有詔召還及至對於便殿繼隆曰伏覩車駕將巡幸河朔陛下向來制置邊備分任將帥悉合機要至於戎人入寇人民小有騷動蓋亦常事即如太宗朝城堡往往陷歿然終不能為害願專責將帥不須

鑾輅親舉上曰先帝天資聖武混一天下朕安敢上擬
今外敵歲為民患既不能以德服又不能以威制使邊
民橫被傷殺骨肉離異為人父母者其得安乎此朕所
以必行也既而上亦不果行庚午改命繼隆為山南東

道節度使尋出判許州

繼隆以七月壬子二十三日對
於便殿至十二月庚午十五日

乃命徙鎮留京師幾半年也實錄於壬子即載繼隆對
語今移附徙鎮時判許州亦在明年正月今從本傳并
書
時河陽三城節度使王顯亦上疏言陛下將事親征

臣竊惑其事謂非謹重之道且意陛下昨以王師小

於望都故決議討伐然盛寒在序未聞犯塞鳴鑾輕舉
直抵窮邊敵若不逢師乃先老又意或者獻說請復幽
燕此非長策也且繼遷未滅西鄙不寧儻北敵與之結
援競來侵軼則重為中國之患矣凡建議大事上下協
力舉必成功今公卿大夫以及庶人尚多異同之說安
可行之耶臣謂止可命將帥以討之訓士卒以禦之堅
壘以挫之按甲以待之必欲燕薊舊地則宜修文德養
勇銳伺時利然後奉行天罰何往不克也

此疏不得其
月日附見李

繼隆止上
親征之後

卒未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田錫卒錫耿介寡合嚴恭
好禮居公廷必危坐終日未嘗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為
人及居諫署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嘗曰吾立朝
以來封疏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也言苟獲從吾
幸大矣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耶悉取焚之臨終日
作遺表猶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靜化人居安思危居
理思亂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天何

奪之速乎嬰疾以來朕日遣太醫診療卒不能起盡心
匪懈始終如一若此諫官誠不易得朝廷小有闕失方
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不顧其身惟國家是憂孰肯
如此朕每覽其章必特召與語以獎激之錫嘗慮奏疏
不得速達遂令每季具所上事目及月日以聞而所修
二書竟弗克就深可憫也壬申優詔贈工部侍郎賻贈
加等以其子將作監主簿慶遠慶餘並為大理評事給
俸終喪命有司錄其事布告天下其後錫妻亡亦詔二

子不絕廩給

景德四年四月事今并書錫為右諫議史撰乃是年四月

甲戌以萬安太后寢疾未瘳詔天下訪善醫者以聞

上手詔問夔州路轉運使丁謂如何得邊防久遠寧帖蠻人不敢為非乙亥謂上言若所委之官不邀功不生事以安靜為勝凡所制置一依前後詔條則羣蠻必不敢抵冒妄干天誅矣上然之

戊寅德音赦天下死罪降一等流以下並釋之除五年逋租萬安太后服藥故也

癸未上親閱逋負名籍釋繫囚四千一百六人蠲物八萬三千於是將肆赦改元或謂蠲放逋債減除率斂其數煩多三司必以恩澤太濫虧損國計為言上曰非理害民之事朝廷決不可行吝於出納固有司職也要當使斯人實受上賜

甲申日將午雷暴震司天言占主國家發號布德未及黎庶上謂輔臣曰豈所議赦書小惠未遍上天以雷警朕耶今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甚勞苦而三司轉運使

賦歛益繁卿等宜悉取民弊著為條目大者隨事減省
小者即為蠲免又諸道罪人為惡情重頃令并其家屬
赴闕委棄資產流離道路斯可憐憫自今止送正身臣
僚負私過情輕終身為累者委刑部特與洗滌其它卿
等皆盡心講求之 羣牧司言牧龍坊兵士乞給皮毛
裘牧放上曰迥野苦寒賜之可也然野外披毳牧馬有
類北敵可令以皂紬表之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十六

宋 李燾 撰

真宗

景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御朝元殿受朝大赦改元

京東西淮南先點集強壯未配諸軍者並放歸農川峽
廣西路官自今聽携家之任

己丑北面三路都部署王超等請募沿邊丁壯及發精

兵入賊境上曰無故發兵不足以挫敵徒生事於邊陲
可亟止之戎人南牧但於境上驅攘而已無得輕議深
入麟府路言附契丹戎人雅爾鼎巴罕太尉率三百
餘帳內屬巴罕本大族居黃河北古豐州前數犯邊阻
市馬之路其首領容貌甚偉有智勇桀黠難制契丹結
之署為太尉今悉衆歛塞詔府州賜茶綵給公田依險
居之計口賦粟且戒唐龍鎮無得侵擾巴罕太尉尋遣
其子鄂雲來朝即授以官

按宋史係此事
於此月丁亥

庚寅詔安化軍留後孔守正光州刺史知沂州陳文觀赴闕朝臣言其無牧守才故也

辛卯上謂宰相曰近者羣臣言事頗罕若有所畏避何也因言唐室朋黨漸不可制遂至卑弱又言及姦邪難辨李沆曰此盧杞所以蒙蔽德宗也上曰雖一時難辨亦久自當露耳涇原路言隴山外至王家利家延家

三族歸順詔授其首領官

按宋史吐蕃傳作隴山縣

壬辰詔開封府及諸路轉運司部內津渡先免課利者

並官設舟楫以濟人 遣中使賜种放藥

三司使寇準言河東轉運副使鄭文寶熟兩邊事可任
用甲午徙文寶為陝西轉運使增秩賜金紫尋出手札
戒令與僚屬叶議勿得過有須索重擾于下 詔河北
諸州所募强壯自今或有逃亡不須增補先是戚綸自
河北使還言磁州點集强壯上問樞密王繼英曰河北
之民豈得無故追擾繼英對曰近磁州奏强壯有逃亡
者不及額故再點集上亟令止之因降此詔

乙未以後宮劉氏為美人楊氏為才人劉氏華陽人楊氏邠人也上初為襄王一日謂左右曰蜀婦人多材慧吾欲求之劉氏始嫁蜀人龔美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貧欲更嫁之張旻時給事王宮言於王得召入遂有寵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不悅固令王斥去王不得已出置旻家旻亦避嫌不敢下直乃以銀五百兩與旻使別築館居之其後請於秦國夫人得復召入於是與楊氏俱封旻因改姓劉為美人兄云

司馬光載章獻事自有兩說其間於襄王宮指

使者與神宗實錄劉永年傳首所書合故從之

賜峽路諸州軍戍卒錢有差

丙申威虜軍莫州並言契丹奚王及南宰相皇太妃令公各率兵四萬餘騎自鑒城川抵涿州聲言修平塞軍及故城容城上曰敵騎利野戰繕完城堡或非其意即詔邊臣謹斥堠敵若有事於三城則併力城望都以大兵夾唐河令威虜靜戎順安軍北平寨保州嚴兵應援仍廣開方田以拒戎騎若猶未也則以修築寨為名儲木瓦於定州渭州言康古蘭家族首領遵錐滿丕伊朗

及便粗克等各獻名馬願帥所部助王師討不附者又
言西涼市馬道出本族自今保無他虞詔賜馬直以便
屬等為郎將是夜京師地震

庚子詔西南蕃牂牁諸國進奉使欲親至朝廷者令廣
南西路發兵援之勿抑其意先是龍光進來朝上矜其
道遠人馬多斃因詔宣州就給恩賜至是本蕃懇請詣
闕從之

辛丑詔圖緯推步之書舊章所禁私習尚多其申嚴之

自今民間應有天象器物識候禁書並令首納所在焚毀匿而不言者論以死募告者賞錢十萬星算伎術人並送闕下

壬寅詔司天監翰林天文院職官學士諸色人自今毋得出入臣庶家占課休咎傳寫文書違者罪之

癸卯免府州蕃部博羅芻粟 高州五姓義軍指揮使

田文部等來貢 石隰州言河西蕃部四十五族首領

李尚默特等率其屬內附 詔諸州強壯放歸農者其先

置兵仗等並於所在送官 是夜京師地復震

乙巳廢高州

三年五月
仍復之

莫州路掌御劔中使馮仁俊

與本路部署石普互相論奏事多瑣細上曰獨罪仁俊
恐將帥驕恣亦不必推窮之也

丁未遣使代仁俊歸闕 是夜京師地震屋宇皆動有
聲移時而止上謂宰相李沆曰坤道貴於安靜京師大
衆所聚而震動若此皆朕聽覽不明所致夙夜內省中
外之政敢不盡心但慮命令之出或有枉撓沆頓首引

咎上又曰朝廷命令尤宜謹重每出一令與人不免謗議或稍抑之又塞言路沆曰人之多言固可畏也 冀州地震

庚戌平虜城火焚廬舍甚衆詔閤門祇候謝德權乘傳至寧邊軍會孫全照同按其狀軍民剽掠財物者並論以軍法不知情者杖配它州

壬子北面都鈐轄閤承翰上言請自嘉山東引唐河三十二里至定州醴而為渠直蒲陰縣東六十二里會沙

河經邊吳泊入界河可行舟楫不唯易致資糧兼可播種其旁且設險以限戎馬從之

李繼遷之陷西涼也都首領博囉齊偽降繼遷受之不疑未幾博囉齊集六谷蕃部及咱隆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至靈州界三十井死其子阿伊克嗣位改名德明二月丁巳環慶廊延部署相繼以聞且言阿伊克尚幼輔臣等請降詔招諭阿伊克及其部下能相率歸順者厚加爵賞廊延鈐轄張崇貴先遣阿伊克書得其

報稱未竣難發表章乞就便具奏崇貴因請遣使弔問
仍令大臣至邊召賊所親信張浦面議事宜上曰阿伊克
既孤宜即招撫然其人多狙詐儻內蓄姦謀外示柔順
止居靈州河外遣使修貢行商貿易私繕兵草干求無
度小不如意乃竊發為寇則患益深矣宜令崇貴與約
如果歸順則須獻靈州歸夏州治所盡還蕃部質子放
散甲兵即授銀夏節制儻以銀夏荒殘為辭則河西先
歸順人戶見居河東管界者並追還之乃賜德明詔諭

意且告以信人未至故未遣使弔問也

繼遣傳及吐蕃傳並載繼遣死

在去年十一月稽古錄亦云獨本紀實錄仍於今年二月載之恐傳錄因西涼事并書其實在今年正月也若果在去年十一月則不應二月始奏聞也當考

戊午又詔諭靈夏綏銀宥等州蕃族旺善旺威龐密倫

布安鹽州李文信萬資都虞候及都軍吳守正馬幹等

能率部下歸順者授團練使賜銀萬兩絹萬匹錢五萬

緡茶五千斤其軍主職員外郎將校補賜有差其有自

朝廷叛去者並釋罪甄錄環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王

延順任職歲久頗蓄欺罔戎人情偽或失其實邊臣屬
有論薦乞授供奉官或除刺史上不許召其子補三班
借職以羈縻之於是延順願解軍政因徙為永興軍馬
步都校仍加給賜促令上道博囉齊遣其甥斯端
來獻捷且貢名馬詔獎之遣中使齎手詔諭西面緣
邊部署鈐轄等宜乘賊遷既死速圖攻取之策飛驛以
聞

辛酉以河陽三城節度使王顯知天雄軍府兼駐泊都

部署顯上疏請於文武羣臣中擇曉邊事者擢為宣徽使委之方面蓋位高則威名著識遠則勲勞立又武臣先以罪戾黜降者宜匿瑕再用必能効死臨敵之際事當責成監軍寵臣不須多任十羊九牧古人所譏每歲防秋精旅分屯三路由是合戰多違期會望申約束如逐敵人並令掎角相應自然軍威倍壯人心增勇矣尋乞入覲許之

甲子令莫州部署石普移屯乾寧軍以省饋餉

已遣使賑陳蔡沂密州饑民 先是李繼隆援送靈武
軍儲康努下族輒出抄掠居迫蕭關與大蟲峴諸族為唇
齒恃險及衆桀黠難制於是涇原部署陳興等帥兵進
討窮其巢穴俘老幼獲器蓄甚衆盡焚掘其窖藏詔書
褒之

甲戌賜川峽至京驛遞卒錢

乙亥鎮寧軍節度使柴禹錫自陝州來朝特詔魯國長
公主就其第謁見行舅姑之禮禹錫固辭不得貢名馬

稱謝

丁丑鄜州言飛騎卒斬進斬蕃酋當補指揮使有司以賞格太重但擬本部十將上曰朝廷懸賞示信不可踰也亟令授之

度支副使工部員外郎查道儒雅迂緩治劇非所長與鹽鐵副使卞袞同候對將升殿袞遽出奏牘遣道同署及上詢問則事本度支道素未省視錯愕不能對已卯罷職道卒不自辨亦無愠色道為吏務行寬恕胥吏有

過未嘗咎責民訟逋負者或出已錢還之以故頗不治
嘗為轉運使出行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
直掛錢於樹而去收養孤遺篤於僚舊祿賜所得散施
隨盡搢紳服其履行云

壬午翰林學士梁灝等上新定閤門儀制六卷詔頒行
之上以閤門儀制多出於胥吏之言殊無規矩故灝等
別加刪修

夔州路轉運使丁謂招撫溪洞夷人頗著威惠部民借

留凡五年不得代乃詔謂舉自代者謂以國子博士薛
顏為請癸未擢顏虜部員外郎夔州路轉運副使召謂
入朝

是月益黎雅州地震 詔川峽諸州戍兵先以二年為
限其權管將校亦如之先是上曰劒外戍兵更代已有
定制而將校或至五七年此殊未安也故降此詔

三月乙酉朔知威虜軍魏能言破契丹於長城口追北
過陽山斬級獲戎器甚衆詔獎之賜錦袍金帶將士緡

錢有差 賜西涼府蕃族首領雅爾藏虎皮翻披蕃俗受此
賜者族人推奉之故博囉齊為請焉 戎人寇洪德寨
供奉官閤門祗候段守倫率兵拒之凡三日力戰擒獲
甚衆以守倫為內殿崇班

戊子詔三班使臣年七十已上視聽未衰者與家便監
臨其老耄不任事及七十五已上者借職授支郡上佐
奉職殿直授節鎮上佐不願者放還鄉里先是有司言
使臣年七十已上頗有壯健可以泣事者其老昧不任

差役者願除贓罪放逐便外借職與近便宣補教練使
奉職殿直與長史司馬別駕侍禁供奉官已上與致仕
官餘並依前詔上曰使臣無過置之牙校不可也因降
詔如前 麟府路言柳谷川蕃部入寇率兵擊敗之生
擒千三百人斬獲甚衆 定州民詣闕貢馬乞留知州
吳元扆并求立德政碑命還其馬賜元扆詔褒之元扆
在定州凡五年屬久旱州吏白召巫作土龍祈雨元扆
曰巫本妖民龍止獸也惟精誠可以格天乃集道士設

壇醮潔齋三日百拜懇祈信宿而雨

丁酉直祕閣黃夷簡等上校勘新寫御書凡二萬四千

一百六十二卷校勘官六人賜緡帛有差

五年十二月初命官校勘

萬安皇太后疾未愈上親調藥餌每對近臣憂形於色或稍加言必流涕以重賞購民間善醫者詔屢下己亥后崩於萬安宮

辛丑羣臣請聽政三表不允

乙巳李沆等兩詣宮門懇請又覩上毀瘠過甚繼上五

表復詣宮門求見言西北用兵機務不可暫曠上不得已從之

戊申麟府路言敗戎人於神堆破其寨柵俘獲甚衆已酉上始於崇政殿西廊緣服慟哭見羣臣

夏四月甲寅朔詔威虜軍魏能率所部兵次順安軍以備戎寇

先是知鎮戎軍許均與鈐轄秦翰領兵入蕃界斬賊獲生口招降部落甚衆又課戍卒浚隍塹設險人甚便之

嘗出巡警至隴山木峽口上以其無故離屯且無應援
慮為狂寇奔突詔書切戒焉俄以其不明吏治自渭州
徙曹瑋代之乙卯瑋言康努卜族咱伊等率其屬來歸且
言繼遷殘忍人不聊生始聞詔書招撫爭求觀之無不

泣下

曹瑋徙鎮戎在二月辛巳今附此

丙辰詔高陽關都部署周瑩等會兵境上以備戎寇
鄭國懿順長公主薨上對近臣語之慟哭不勝哀有司
言皇親諸親並居皇太后喪以重色輕請不成服上以

情所不忍命皇后臨奠諸王就其第成服駙馬都尉王
貽貞初以尚主賜第及是歸之有司其後卒賜焉

戊午徙石州駐泊兵馬屯汾州

庚申上始御崇政殿聽政

辛酉詔北邊諸路巡檢魏愿等赴高陽關東路李致忠
等赴乾寧軍荆嗣等會劉漢凝田思明等率兵至莫州

順安軍以備戎寇

魏愿李致忠未見

壬戌邢州言地震不止上問守臣為誰宰相以上官正

對上曰郡國災沴民不寧居尤在牧守以道鎮靜則封疆無事正累典藩郡以知兵自許但未知能以鎮靜欽恤為意否天下之廣未免焦勞正為此爾

癸亥詔御史臺刑部大理寺推直詳斷官未滿歲諸司不得奏舉

甲子以陝西轉運使刑部員外郎鄭文寶為京西轉運使以度支判官工部員外郎直史館朱台符代之賜台符金紫或言文寶張皇生事故也以溪蠻寧息民多

復業蠲澧州石門縣租二年

乙丑羣臣三表請御正殿從之

丁卯鎮定高陽關都部署王超言敵或誘襲王師恐大軍不可輕動請分擊之詔超隨宜裁制仍令押陣使臣稟其節度

辛未上曰保州屯田漸見功緒若墾闢不已必大有成但治田兵夫多為轉運司移易他使故未能集事耳乃詔保州專置屯田兵籍自今轉運司復敢移易者以違

制論 又謂宰相曰朕閱順安靜戎軍所上營田河道
圖參驗前後奏牘多有異同昨自順安界築堰聚水迄
今猶未至靜戎地形高仰恐勞而無功近王能又言此
河之北有古河道繇靜戎抵順安歲或多雨亦可行舟
楫欲興功開導之乃詔閤門祗候郭盛等乘傳與長史
經度以聞

癸酉沙州節度使曹宗壽遣使來貢方物

丙子雄州言契丹統軍常從李可來降

已卯令北面三路屯兵汾流州軍離營歲深者各放還
詔原州鎮戎保安軍流內銓承例擬官並為近地自
今同環州例為遠官免其守選瀛州地震

辛巳命知制誥晁迥詣北嶽祈雨

壬午詔北面諸州軍休役兵賜衣服緡錢有差以歲旱
大熱故也

按熱字原本訛作熟字考真宗本紀是月丁卯以隆暑休北邊役兵應即此事但此係之

壬午日與史稍異

知雄州何承矩上言乾寧軍西北有古河

渠抵雄州可疏通漕則不復入界河免戎人邀擊之患

計浚治之役工凡二十萬上曰工作甚大又非其時矣
乃令承矩須候如戎人修古狼城寨設兵備即具以聞
當徐議之 詔北平寨築隄導河水灌才良淀者宜罷

之先是上以北面功役煩重漸及炎夏慮長吏不能優
恤又閱北面地圖才良淀勢極卑下至夏秋積水不假

人力故有是詔

二事見經武聖略不得其時並附之四月末

令諸軍廂主

至員僚自今各作一職次一階一級歸伏事之儀違者
處斬其御前忠佐軍頭見排陣使部署亦如之高陽關

周瑩言忠佐軍頭多新補未知條制乞申明告示上
曰用兵之際忽又舉行前詔諸軍必致驚疑竢有違犯
乃舉行因具瑩所言可也仍令軍頭司自今新補軍校
並加曉諭

是月命殿直宋垂遠乘傳往原渭儀等州及鎮戎軍案
視放草牧地垂遠璫子先是垂遠言四州軍有草可歲
刈取百餘萬束以秣飼戰馬上曰西鄙未能罷兵飛芻
最困民力儻如所言非小補也故有是命

張崇貴屢請遣大臣至邊議趙德明事五月甲申朔以兵部侍郎知永興軍府向敏中為鄜延路緣邊安撫使崇貴築臺於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所親信者與定盟

約經置大小皆出崇貴而敏中實總其議焉

記聞云李繼遷兵敗

被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子德明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表雖累百表不得請不止也繼遷死德明納款上亦欲息兵詔向敏中知延州受其降按德明未嘗先納款其報張崇貴書云未葬難發表章觀其意猶倔強不服朝廷多方詔諭僅得其款附耳繼遷此等語疑德明假託故三年後方言之非其實情當此時固未言也敏中但為安撫使此年十月仍在長安明年九月除知延州記聞蓋疎略云實錄及會要云敏中為四路緣邊安

撫使今從之

蒲端國王遣使來貢方物

戊子禁中國人隨外蕃進奉使出境邊吏嚴加伺察違者論如律仍傳送闕下先是襄州人聶廷憲等數輩有謀竊入蠻界為判官至巫山津吏捕得以聞因著條約令諸州節度觀察至刺史本部兵隨行給使者以三年為限

己丑詔諸軍將士犯罪按軍令除資產合入官外餘並還其家

甲午遣常參官詣五嶽四瀆祈雨是日大雨遂留不遣
令邠州路部署許均率所部兵退屯永興軍

丁酉鎮定高陽關部署王超言邊部寧肅願暫還京闕
省視家事從之翰林侍讀學士戶部侍郎兼秘書監
判吏部流內銓夏侯嶠引選人候對於崇政殿暴中風
眩詔亟取金丹上尊酒餌之肩輿還第遣內侍召內外
名醫診視其夕卒贈兵部尚書賻賜加等中使護喪事
錄其子孫三人嶠在近侍恩顧甚異卒後數月畢士安

為相士安撫坐歎曰夏侯峻極在吾豈當先據此位也
己亥邢州言地震不止詔賜民租之半免鄰道轉餉
之役

壬寅西州回紇遣使來貢方物

先是尚書左丞陳恕寢疾上言其長子太祝淳不率教
多與非類遊處居常惟習武藝願黜為外州軍校上曰
戎校管鎮兵非丞郎家子弟所蒞之職也以為滁州司
馬甲辰知并州王嗣宗言淳即其女婿實無他過恕吝

嗇淳私用錢故怒而逐之請留其家給養詔許焉恕精於吏道性公直人不敢干以私深刻少恩類如此居半月恕卒贈吏部尚書詔復淳官淳亦終以賄敗云

恕以六月

庚申卒
今并書

丁未歸義節度使曹宗壽遣使來貢

癸丑詔諸路州府軍監見禁罪人宜令長吏以下躬親詳勘限三日內斷遣了畢不得妄有枝蔓淹延若是重罪照證不具斷遣未得者亦須催促了畢每三日一遣

官按視掃灑獄房滌洗杻械如關什器即時收市上不
欲遣使恐其煩擾但嚴敕長吏䟽決而已

本志載此詔於七月按實

錄七月無此事疑即五月癸丑也當考

給事中柴成務判尚書刑部本

司小吏倨慢成務怒而笞之吏擊登聞鼓訴冤有詔問
狀成務歎曰吾為長官扶一胥吏而被劾何面目據堂
決事耶遂求解職詔不許成務尋病卒

六月丙辰詔諸州民詣闕舉留官吏多涉徇私或非素
願因而率斂重有煩勞自今百姓僧道更不得輒詣闕

庭及經隣部舉留官吏如實有善政候轉運使到州即得舉陳仍委本使察訪能否以聞如敢違越其為首者論如律 上密采羣臣之有聞望者得刑部郎中邊肅殿中丞鞠仲謀司勳員外郎朱協比部員外郎陳英郝太冲李元太常博士馬景何亮周絳謝濤衛太素國子博士陳昭度太常丞崔端高謹徽秘書丞趙湘張若谷姜嶼殿中丞皇甫選滕涉陸元圭李奉天太子中允崔遵度中舍曹度將作監丞陳越凡二十四人內出其姓

名令閭門祇候崇政殿再坐引對外任者乘驛赴闕每對必往復紬繹其詞氣或試文藝多帖三館職或命為省府判官或升其差使焉仲謀高密人協昂弟湘華州若谷南劍州涉虞城遵度淄川人也好事者因號越等為二十四氣以比唐修文館學士四時八節十二月之

數云

陳英李元馬景周絳衛太素陳昭度崔端高謹徽陸元圭李奉天曹度十一人不詳其邑里邊肅郝

太冲何亮謝濤姜嶼皇甫選陳越七人已前見嶼亦不詳其邑里二十四氣據劉筠所撰皇甫選墓銘

丁巳令諸路轉運使代還日條上在任興利除害升黜

能否凡所經畫事

辛酉馬步軍都虞候天平節度使王超自定州來朝留

二十二日復赴行營

七月甲申赴行營今并書

壬戌命知制誥陳堯咨詣北嶽祈雨

洪德寨言繼遷

蕃部都指揮使都威等率其屬內附

甲子詔川峽廣南福建州軍承天節自今三千里內仍

舊入貢三千里外止具表以聞 交州黎桓遣其子攝

驩州刺史明提來貢懇求加恩使至本道慰撫遐裔許

之仍以明提為驪州刺史

明提為正刺史在十月二十
八日今并書之實錄於十月

二十七日又書

明提入貢蓋誤

乙丑豐州團練使王承美來朝以其守邊歲久遷本州
防禦使遣還任

戊辰西州回紇遣使金延福來貢

己巳知鎮戎軍曹瑋言近知賊衆攻掠西蕃因率兵邀
擊於石門川俘獲甚衆

癸酉右金吾衛上將軍判復州趙保忠寢疾上言有子

永奇兇惡不遵教訓乞配隸春梅州上以保忠戎人性
獷悍且被病恐所奏不實又疑其止有一子若遠竄則
舉家無託乃授永州別駕令監軍察其事以聞如永奇
實無賴保忠有他子則促令上道保忠尋卒贈威塞節
度使葬事官給

乙亥環慶部署張凝言河西蕃部額羅愛尼率族歸順
丁丑西涼府都首領博囉齊遣其兄帕勒布齊入奏且欲
更率部族及回鶻精兵直抵賀蘭山討除殘孽請與王

師會靈州上曰博囉齊屢乞會師朝議遷延未許今若沮之則其心離矣然以道遠難刻師期乃詔涇原路部署陳興等俟博囉齊報至即勒所部過天都山策應勿復奏俟朝命帕勒布齊又言前賜博囉齊牌印官告衣服器械為遷賊劫掠有詔別給之初繼遷種落敏楚克巴及日布結羅丹二族云歸咱隆族而欲陰圖博囉齊是月繼遷之黨來攻咱隆博囉齊率百餘騎急赴將議合擊遂為二族戕於帳下咱隆凡十三族而六族附敏楚克巴及日布結羅

丹西涼府既聞博囉齊遇害乃率康古蘭州總噶爾密諾爾族攻咱隆六族悉竄山谷諸豪乃共議立博囉齊弟斯多特為首領斯多特剛決平恕每會戎酋設觴豆必先卑者犯

令雖至親不貸數更戰討一境服其威名云

實錄會要並載焦贊

於十月奏此事乃云歲六月皆誤也當云是歲六月別給牌印等實錄在七月乙未今從本傳

上謂宰相曰今年北面防秋兵馬已各有制置順安靜戎軍先開河道屯田導治溝洫以為險阻蓋欲保庇邊民俾其耕殖今聞戎人欲自西路入寇必先分兵壅塞

此溝洫河道靜戎順安軍屯兵既少難於赴援若果為敵所堙塞即異時修復倍為煩費況此設險之計蓋邊臣上言因從其請朕嘗諭之若羣寇犯邊須別為備禦此險亦不足恃平時賊騎偵邏即有所限隔自迄役以來邊民得遂耕種頗亦安堵朕熟計此若必須固護河渠即至時令莫州部署石普移兵屯馬村西寧邊軍部

署楊延朗壁靜戎軍之東

楊延朗去年六月癸酉以莫防為保州威虜靜戎軍緣邊

都巡檢代李繼宣八月甲寅猶在保州不知何時改授寧邊軍十月甲子以寧邊軍經蕃寇蠲其夏秋稅或延

朗改授政在此時又按今年正月庚戌平虜城火謝德權至寧邊會孫全照同按其狀則今年正月全照猶為寧邊軍部署也或延朗即代全照者不然延朗雖有此命尋復故當考之兩軍屯田庶獲無

虞且可以斷黑蘆口萬年橋敵騎奔衝之路及會諸路兵犄角追襲其地里稍遠難於守護處縱為賊所堙塞異時修復人亦自無異議卿等以為如何或難於分兵守護亦無固必也李沆等咸以為便庚辰詔諭延朗及普等仍益延朗兵滿萬人務申嚴斥堠以備侵軼又詔北面緣邊州軍河渠隄堰及屯田溝洫宜令所在常切

固護母使墮廢上語近臣曰河渠屯田皆自朝廷遣人興葺如聞在處官吏以為非始謀因不切固護仍申警之環州洪德寨言蕃部羅尼天王本族諸首領各率其屬歸順

壬午以盛暑罷京城工役遣使分賜療暍者藥仍頒其方於天下

上以明德皇太后在殯久闕時薦秋七月癸未朔命昭宣使李神福等分詣太廟后廟備牙盤食薦享不出神

主 始班臨陣賞罰之令於北面諸軍

兵志言景德初班臨陣賞罰之

令遣中使齋御劔赴北面以肅軍令按實錄則先後差殊今從實錄

甲申王超赴北面行營

先是上召翰林學士梁灝夜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灝曰晁迥篤於詞學盛元敏於吏事上不答徐問曰文行兼著如趙安仁者有幾灝曰安仁材識兼茂體裁凝遠求之具美未見其比也既而灝卒乙酉以知制誥趙安仁為翰林學士元餘杭人也

後改名度

令延州監軍一人

分步騎之半屯鄜州俟有警急即追發應援

丙戌右僕射平章事李沆寢疾上臨問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車駕方還宮而沆卒年五十八上聞之驚嘆趣駕再幸其第哭之慟謂左右曰沆為人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言畢泣下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錄其三弟一子甥及妻之兄子皆賜同進士出身上之初即位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叅知政事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

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邊奏日聳便殿延訪或至盱昉弗遑暇食且慨然謂沆曰安得企見太平吾人當優游燕息乎沆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晏然人臣率職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

記聞稱和好成沆獨憂蓋因此事誤也沆死於七月十二月和好始成司馬光

偶未考耳今從蘇轍龍川別志及王曾筆錄

上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先沆

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上問其人曰如

梅詢曾致堯李夷庚等是矣上深然之故終上之世數人者卒不進用在中書未嘗密進封章上嘗詢其故沆曰臣備位宰相公事當公言之苟背同列密有所啟此非讒即佞臣實嫉此事豈復自為之耶

九月丁酉上言沆往往別具所

見當考

上再三嗟賞沆重厚淳質退公輒終日危坐所居

湫隘處之晏然未嘗問家事對賓客尤寡言人有請求無所辨別既抑退失望則多歸咎焉沆亦不介意弟維嘗乘間勸沆稍屈意接納士大夫沆曰吾非不知此也

然今羣臣皆得升殿言事無有壅蔽封章論奏多下有司吾悉見之矣至於西北大計朝廷所欲聞者薦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一時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啟發吾意其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希寵獎此又何足與語乎苟勉強酬荅則世所謂籠罩之事吾未能也沆自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四方言利事者未嘗一施行聊以此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妄有更張即所傷多矣常喜讀論

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戊子陝西轉運使言西面緣邊諸州於保毅軍內簡集成振武軍四十指揮上曰數年前賊圍靈州諸路部署遣人乘傳飛奏請援兵者曾無虛日當時河東兵不可減乃議立此軍尚慮簡閱未精冗食邊廩累遣使臣精加選擇所存皆少壯拳勇漸習武藝朕詢于知兵及詳練邊事者皆云自立此軍邊聲頗振戎人畏懼不敢侵

寇矣

己丑上謂侍臣曰近頗亢旱有西州入貢胡僧自言善呪龍祈雨朕令精舍中試其術果有符應事雖不經然為民救旱亦無所避也

李沆死中書無宰相上意欲擢任三司使寇準乃先置宿德以鎮之庚寅遷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畢士安為吏部侍郎叅知政事士安入謝上曰未也行且相卿誰可與卿同進者士安因言準天資忠義能斷大事臣

所不如上曰聞準剛使氣奈何士安曰準忘身殉國秉
道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
安佚而北戎跳梁未服若準者正宜用也不閱月遂與
準俱相以濟州防禦使王能為邢洺路部署冀州防
禦使石普為冀州路部署鄭州防禦使魏能為寧邊軍
路部署寧州防禦使張凝為定州路部署先是能等各
自邊任召還由團練使遷防禦使於是復遣出戍

張凝傳云

凝以寧防代楊嗣為定州路部署按楊嗣傳益未嘗為定
州部署也魏能傳云能以鄭防出為寧邊軍部署按六

月庚辰楊延朗實為寧邊部署不知能即代延朗者否
又不知延朗徙何官傳又云能表求為軍鋒再任威虜
其再任威虜實錄又不載當考

辛卯詔西面緣邊有都監監押處省其駐泊都監

壬辰鹽鐵副使刑部員外郎卞袞卒詔錄其子弟袞明
敏幹事有吏才累掌財賦精心治局以稱職聞然性慘
毒倍克嚴峻專行箠楚至有大蟲之號於是上謂近臣
曰袞自前月疽發於背朕累遣醫工療之卒不能起袞
臨事首公無所畏避竭力盡瘁人罕能及然頃在外任

頗傷殘酷所至州縣纖微之過無所容貸大凡督察部下糾繩愆違若非大故所宜矜恕官吏自當畏威懷惠不敢貳過公家之事亦無不濟乃知為吏之方適中為善也

先是光祿少卿宋雄監河陰屯兵雄習知河渠利害因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濟江淮漕運居十數年三遷將作監不易其任職務修舉朝廷賴焉於是雄卒三門發運使水部郎中許元豹上書請兼領以自効乙未命元

豹兼河陰都監知縣事

元豹未見

詔三班使臣以補蔭未

歷事者不得令監在京諸倉

發河東廣銳騎兵赴鎮

州以備戎寇

十二月發歸

詔北面都部署自今與敵鬪陣

既成列除東西拐子馬及無地分馬外更募使臣軍校
拳勇者量地形遠近押輕騎以備應援先是以大陣步
騎相半敵諜知王師不敢擅離本處多盡力偏攻一面
既衆寡不敵罕能成功故有是詔 河北轉運副使工
部員外郎盧瑛調發軍儲有功召入遷刑部員外郎賜

金紫復遣還任

戊戌知并州王嗣宗言西面所市馬以給北面戰士中有瘠弱者即送闕下暑月道遠多死汾州地涼接樓煩諸監美水草請就牧從之并州境有卧龍廟每窮冬隘境致祭值風雪寒甚老幼踣于路嗣宗亟命毀之

己亥以盛暑賜儀州制勝關採木軍士緡錢有差詔并代緣邊戍兵逾二歲者並代之仍自今所上兵籍明注出外年月不得隱漏先是并代戍兵苦寒逃亡相繼

上閱兵籍知遣戍止自逐處替移有至七年十年不得

代者乃降是詔

據經武聖略此詔乃景德元年不得其月因張旻為并代鈐轄附見仍削旻不

著

鎮州路副部署深州團練使楊嗣年者不能肅軍政壬

寅命保州團練使鄭誠代之徙嗣為趙州駐泊部署同

押大陣

張凝傳云凝代楊嗣為定州部署按嗣傳實未嘗為定州部署疑傳誤也今不取

癸卯詔脩邢州城以地震未止故也 上謂輔臣曰聞

威虜軍指揮使李晏久在邊城頗能効命每襲賊必先

登深入近者被創尤重本軍向來一切條上功狀致朝

廷無從分別可特志之異時優加獎擢

明年三月以死事贈官

初欽康定三陵尚未修奉上即位有言順祖翼祖葬保
州者詔內侍與長吏詢訪又令中書門下定議遂迎奉
至京奉安於佛寺將卜改葬上因覽太祖實錄定康二
陵皆在幽州頗疑其事即手詔宰相與樞密院詳定咸
請停改葬之禮量加營奉務從省約徐俟辯明別申遷
卜遂以一品禮葬于河南縣

乙巳令北面諸軍分屯近南州軍俟都部署追發即赴定州省饋運以便民也 賜邢州修城卒緡錢有差

丙午以刑部郎中知恩州邊肅為兵部郎中知邢州賜金紫肅自貝州召還奏事便殿稱上旨故獎任之 詔以崇文院所校晉書新本分賜輔臣宗室上曰昨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叅知政事畢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上深然之

戊申知光州光祿卿李昌齡分司西京轉運使言其被

病弛職故也

壬子三司請雇民車載鎧甲赴河北緣邊上曰盛暑水潦之際不可擾民天雄軍等處鎧甲非少當就給焉

如京使何士寧言准詔禁軍各依等級並行伏事之禮違者按軍法其廂軍未立條制欲望約前詔減一等定令上曰禁衛軍士無他役使唯習戎藝耳且廩給優厚欲其整肅有所稟畏故設此條制若廂軍又約此施行必恐滋彰難以經久但依律文可也

何士寧未見

